

學袖乾坤

文潔華

同一系列的大學生裡，兩個同學無獨有偶，分別給父親捐了器官。
我在校園飯堂裡碰見他，奇怪他為甚麼突然清減了，整个人小了一個身軀。他面帶歉疚，飯，看來吃了沒有一半，有點不好意思的告訴我，他把肝的一部分割了給父親。我心裡自然湧起連串問題：這個決定難嗎？會有甚麼後遺症？會影響他的學業嗎？父親接受移植後康復了沒有？但這串問題都沒有說出口。

後生可畏

昨天我跟他的一位師姐午飯，說到了中途，他才突然告訴我，他在兩個星期前把一個腎捐了給我患了腎病三年的父親。「我爸爸很英俊，手術後護士們都藉故找他聊天。醫生口中知道了所有細節。她的手術先做了一半，父親才開始在隔鄰房間開始手術。醫務人員拿起她的腎，小心翼翼地走到她父親身旁……」

向來精力過剩，在瑞典遊學的她現在氣虛血弱，腰部痠痛，站起走路都十分緩慢，比預期的情況差。「我當自己在『坐月』……我知爸爸會補償我的一切損失……」

他們都很勇敢，且「行善」都有目的，就是要讓父親過更好的生活，這樣的決定實無勞資。或許年輕使所有的決定更義無反顧，對應然之事不加思索。

古今談

范舉

LG智能電視，最初開發的時候，本來是想配合智能電視發展。目前，韓國是最熱中發展智能電視的國家，韓國政府已經決定在多個大城市進行試點，然後推廣。有了智能電視，就可以帶動新型的建築業、新型汽車業、新型的環保業、新型的材料業、新型的能源業的蓬勃發展，也帶來了信息工業家庭電器業的大發展，在全世界創造幾千億美元的產值。

卿本佳人 為何做特務

智能電視是全球化經濟的必然出路，各國都簽訂了京都議定書，今後還有更嚴格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諾，不能不發展智能電視，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宣佈了發展智能電視是重振美國工業的支柱。美國在這方面的發展最為先進。原來，智能電視可以發展為寬頻通訊網絡，既傳輸電力，又可以傳輸互聯網的數據和圖像，一物兩用，可以發展出許多新產業。過去，電風扇、微波爐、計算用電量的電表，都是阻礙或者干擾寬頻信號的攔路虎，會使訊號被隔斷或者模糊不清。現在有關的技術問題已經取得突破。電力公司的發電廠和用戶之間，會有電腦互相串連起來，發電廠會知道所有的用戶用電是處在高峰或低峰期，或者用戶自建的太陽能風能發電輸送了多少電流量進入輸電網，發電廠會在不同時段裏面宣佈電費的價格，讓用戶在電費最平的時候，使用蓄電池把電流儲存起來，或者為電動汽車充電。過去，發電廠為了保護發電機或者輸電網絡，總是把發電機的發電量調到了最高的水平，避免跳閘或發電機損壞停電，結果，電力大大浪費了，也造成了二氧化碳的污染，發電機容量的擴大，也使得用戶繳付高昂的電費。有了智能電網，供應電力一方和消耗電力一方由於互聯網的協調，達到了平衡，不會再有任何浪費。最重要的是，安裝在用戶家裏的電網，可以和家庭電器融合在一起，例如智能電視，就可以起著和供應電力公司信息溝通的作用。為了節省能源，世界各國會採取新型的建築物料，後後的建築物是節能的，採取自然光，減少使用暖氣和冷氣，也會安上太陽能電池板、風力發電機，也有半夜為電動汽車充電的自動裝置。

最後的一英里，現行的輸電線需要更換為有通訊能力的電纜，需要很大的本錢，許多智能型的家庭電器也會出現，將會刺激消費，給人類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問題在於，有關監控每個家庭電流的消耗的實時的數據的電腦芯片，想不到今後卻成為了特工機構偷窺每一個家庭的工具。

愛責罵的軟體動物

時間總是最無情的目擊證人，見證着二〇一三年十月底秋意深濃，見證着一浪接一浪的國際政治與外交風波，政治與藝術有若兩個世界，活在晚秋的世界人該如何自處？該如何在相信與懷疑之間，追尋永不確定的真相？

是，藝術、文化是一個世界，政治、外交則是另一個世界，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兩者卻好像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不確定的紛亂中盡可能走近世界的真相——如果真相存在的話，為什麼在走近之時又舉步維艱？這個世界的脾氣愈來愈古怪，比傳說要來卻始終沒來，風暴更難揣摩，也許已沒有多少人會相信藝術和文化了，但政治與外交可信嗎？

整個世界都在互相監視、互相竊聽，藝術和文化的似乎要相對簡單一些，人文世界並不是沒有敵人，但有一個前提：永遠不會與人為敵，無論靜默或喊叫，也只是要向不公義、荒誕、被扭曲、積非成

變酸「我們的舌頭腫脹得像一頭愛責罵的軟體動物」。也許，那才是精神上的自我解放，不妨用尼娜凱瑟（Nina Cassari）的詩句來高度概括：「我是一隻噩夢之鳥，「我離開了這些牆壁」，因為「白天的牛奶已經

君子之交

君子之交一詞出自《莊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飴。」意思是說，君子之間結交不是建立在金錢或利益上的，很純粹。而小人之間結交猶如甜酒一般，表面甜美實際虛偽。

由於君子之交是建立在純粹友誼上的關係，平淡如水，不尚虛華，因而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推崇，也流傳了不少佳話。如俞伯牙與鍾子期的「知音之交」、劉備、關羽、張飛的「生死之交」、管仲與鮑叔牙的「管鮑之交」、孔融和禰衡的「忘年之交」、陳重和雷義的「膠膝之交」，等等。

從兒時上學到現在，我結交過不少朋友，一直奉行君子之交：有什麼困難彼此扶一把；以誠相待，肝膽相照。上初中時，我和我的同桌阿牛關係很好，彼此常常一起討論學習中的問題，放學後也常常一起玩耍。阿牛家裡條件比較好，星期日常常帶我到他家吃飯，還隔三差五地帶個山芋、玉米棒給我。在那糧食緊張的年代，能有這樣的義舉實屬不易。那年冬天，天氣很冷，上課時我有些發抖，阿牛一摸我的腿，見我只穿了一條薄薄的舊棉褲，便問我為什麼不多穿件內絨褲。我壓低聲音悄悄說，家裡窮，根本買不起內絨褲，就連這舊棉褲還是大姐穿過嫌小再改製給我的。阿牛聽後默然不語。幾天後，阿牛帶來20副棉紗手套，讓我找家裡人織件內褲穿。阿牛的父母雖然都在工廠，但每月每人也只發2副手套，這20副手套相當於兩個人半年的勞保，就被阿牛拿來全送給了我，此情此義讓我感懷不已。

插隊農村時，同組的4個知青中我年齡最小，身體也單薄，年齡最長力氣最大的要數小吳。當時我們在男勞力青年組，碰到什麼挖溝埋青的力氣活，他完成了定額後都跑來幫我。自留地的活兒也是他最勤快，上肥、鋤草都是他揹着。後來，他與另一個生產隊的女知青戀愛了，感情控制不住女方懷孕了。他倆知道未婚先孕的後果，也清楚那個時候還沒有條件結婚，便決計回城找家醫院打掉兒。可這事又不敢告訴父母，只能悄悄解決。但又苦於無錢付手術費以及打點費用，便跑來找我商量。我聽後二話沒說，陪他們一起回城，在家裡翻箱倒櫃好不容易找出一件父親穿過的有八成新的中山裝外套和一頂僅戴過一次的呢帽子，這也是父親出客的家當，我顧不了許多，偷偷拿來當當舖當了10元錢，就這10元錢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回城安排到工廠後，有一工友，與我一起在車間跌滾滾打了三年，那時我害怕上大夜班，上到大夜班就如害一場大病，不思飲食，人也沒精打采，失眠好幾天都回不過神來。他知道後，常常主動與我調班次，甚至幫我代大夜班。後來我電大畢業調任到其它單位後，便與他失去了聯繫。直至我到新聞媒體工作在外面採訪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才發現了他，這時的他因企業破產沒辦法想在路邊菜場賣些蔥蒜之類，見到我覺得沒臉面還把頭轉轉迴避我。我獲悉他的情況後，第二天就去找我採訪過的民營企業，希望能聘用他。經過不懈努力，終於有了滿意結果。他感謝甚至不了解到到底想表達什麼。基於禮貌，我只得忍耐着。

兩星期後，我再去串門。對於專業演員來說，經過兩個星期的排練，都應該有很大的進步。可惜的是，當所有演員的表現愈來愈成熟時，他竟仍然停留在台上顧盼生姿地向觀眾展示他的「美態」，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的階段。他在全劇最重要的一句對白應該是以無比蒼涼的情懷緩緩說出，讓觀眾感受到角色身不由己的無奈。可是，他竟然用上開心雀躍、以為鴻鵠將至的情緒飛快地唸出這句台詞。他的演擇告訴我他根本不明白白角色的痛苦和故事的荒謬性，竟還以為這是一個大團圓結局的喜劇。他以太快的速度將這句台詞唸畢，令觀眾不能夠感受到全劇的諷刺性，以及人物內心的矛盾、恐懼和屈辱。他不費吹灰之力將這段戲演了，將角色扭曲了，亦將劇本的訊息錯誤傳遞了。坦白說，每次我看他在台上表演時，都有不忍目睹之感。這可不是因為我主觀，所有來捧我場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給我一模一樣的評語：「那名演員實在演得糟透了！」能夠在舞台上這樣出類拔萃地吸引觀眾注意，其造詣實在不簡單。

所以說，若演員素質差，即使再好的劇本落在他們的手上也變得無法發揮，因為劇本不幸地碰上「劇本殺手」。

百家廊 王天慶

他都能控制。他這會要是打電話讓某某大領導來喝酒，他不會說個「不」字。幾個熟知內情的酒客告訴我，這不是吹噓。我信。現代社會利用金錢開路廣交各路「英雄好漢」以為關鍵時候所用，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意思是說，同正直的人交友，肝膽相照；要麼是以知交友，見多識廣；要麼是以道交友，法樂融融。而現在則不然，往往酒桌上喝過一次酒後，就都成朋友了。生平遇到過這樣一個「朋友」，只是在酒桌上接觸過一次，沒多久就接到他的「騷擾」電話，讓我買什麼保險，想想他和我的一個親戚很熟，黃不起這位親戚面子，就瞞着妻子拿出一個月的工資硬着頭皮買了一份保險。誰知他「初戰告捷」後「乘勝追擊」，不久又打來電話讓我為他買什麼化妝品的小姨子推銷化妝品。我成了什麼了，成了他的「代理商」了。想想只不過在酒桌上互相敬了一次酒，他就這樣無休止地騷擾我，自然，我婉絕了他的銷化妝品要求，而且將他的電話號碼列入「黑名單」。處朋友就如同儲蓄一樣，交往越多年代越長利息就越多，還沒有處出感情就迫不及待找人辦事，就如同連本金都抽回，帳戶自然被銷掉。

還有一些人找靠山、傍大款、尋底護，互相勾結，互為利用，利用所謂朋友關係踐踏法規，損害人民利益，侵吞國家資產，這樣的交友之道為人們所不齒。曾在酒桌上聽到一位頭戴多種光環的民企老闆顯擺，說在這個小城的各要害部門都有他的鐵桿哥們，什麼事難不倒他。就連一些網上論壇



朋友是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伴侶。 網上圖片

生活語錄

吳康民

香港培僑中學菲律賓校友會，是馬尼拉僑社的一個有影響力的團體。創會理事長莊金耀，更是活躍於僑界的重要人物。該會成立以來，舉行過十五次的換屆盛典，每次都盛情邀請我參加，三十年來並未缺席。加上第一次去旅遊和另一次參加校友張華峰的證券分行開幕，共去過菲律賓十七次，是平生外遊最頻的國家。

因為年紀老邁，最近的外遊已頗感吃力，加上這一次另一位校友林美霞又在菲律賓第二大城市宿務當選當地僑僑聯誼會會長，非邀前往為她的榮任主禮。原本答應一併前往，先到馬尼拉，再到宿務，來回共五天，行程緊湊，但相信頗為疲累。臨行前數天，菲律賓中部發生特大風災，災情嚴重。宿務是救災物資的中轉站，相信機場會相當混亂。在港同事力勸我不必再去宿務，並非菲律賓的校友聯繫。經過一天的電話往還的「拉鋸戰」，終於由港方的同事說服菲方校友，臨時取消宿務之行。我卻無可無不可。不去，總覺得欠了林美霞校友一份人情。三天菲律賓之行，歸來覺得很累很累，隨即患上重感冒，要立即去看醫生。三天活動未能好好休息，每天要到凌晨才能就寢。年輕時當然不算甚麼，但現在就是年老力衰，經不起連日奔波的考驗。

第一日赴馬尼拉，因航機延誤，延至晚上八時方到達馬尼拉。校友會和一些校友校友會的貴賓，已經一早在我們所設洗塵宴席上等候。由機場到宴會場因堵車而需一小時許，到步時已逾九時。宴會至十一時才結束，再到酒店辦理入住手續，已逾凌晨一時。第二天舉行就職典禮，原定七時開始，因等我駐菲大使館官員蒞臨，未果而延至八時許。散會時已近十一時，再在酒店中與校友們消夜閒談，又是逾十二時後才能就寢。第三天承菲島老僑領蔡金鐘老先生招待，又是賜飯又是力邀去參觀他的珍藏。回港後領取行李居然等了四十分鐘，為近年在香港機場領取行李等候時間之最。

劇本殺手

上星期談起壞演員將好劇本演壞，我有這個經驗。我不敢說我的劇本是很好的劇本，所以我應該說：我的經驗是被壞演員演壞劇本。猶記得多年前，一班演員，發揮機會亦均等。劇中人人戲份平均，觀眾展示自己的演技功力，是一個八仙過海，各師各法，任由各人大展身手的「比武擂台」。

演員都是有多年舞台經驗之人，所以懷著期望看他們的串排。雖說是綠排，表現不可以作準，但總能從他們的演擇選擇，了解劇本的程度和功力的深淺。我對其他人的表現並無異議，因為我看得出大家都很努力排練，而且演繹方向與角色相近，我是應該給予他們時間和空間練習、摸索和發揮的，這是我給予演員的尊重。不過，當當一名演員的演技卻真的令我嚇了一跳，我無法想像唸了多年演技課程和演了不少劇的他竟然會有這樣差勁的水準！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演的是什麼。基於禮貌，我只得忍耐着。

兩星期後，我再去串門。對於專業演員來說，經過兩個星期的排練，都應該有很大的進步。可惜的是，當所有演員的表現愈來愈成熟時，他竟仍然停留在台上顧盼生姿地向觀眾展示他的「美態」，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的階段。他在全劇最重要的一句對白應該是以無比蒼涼的情懷緩緩說出，讓觀眾感受到角色身不由己的無奈。可是，他竟然用上開心雀躍、以為鴻鵠將至的情緒飛快地唸出這句台詞。他的演擇告訴我他根本不明白白角色的痛苦和故事的荒謬性，竟還以為這是一個大團圓結局的喜劇。他以太快的速度將這句台詞唸畢，令觀眾不能夠感受到全劇的諷刺性，以及人物內心的矛盾、恐懼和屈辱。他不費吹灰之力將這段戲演了，將角色扭曲了，亦將劇本的訊息錯誤傳遞了。坦白說，每次我看他在台上表演時，都有不忍目睹之感。這可不是因為我主觀，所有來捧我場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給我一模一樣的評語：「那名演員實在演得糟透了！」能夠在舞台上這樣出類拔萃地吸引觀眾注意，其造詣實在不簡單。

所以說，若演員素質差，即使再好的劇本落在他們的手上也變得無法發揮，因為劇本不幸地碰上「劇本殺手」。

法國之光

鄧達智

法國，世上時裝大國。巴黎，不論米蘭、紐約也未能爭其鋒頭，始終世上時尚之都。然而立足巴黎著名時尚人物或工作人員，不論模特兒、攝影師甚至設計師的來源都不一定是法國。相對米蘭的家族色彩及堅持意大利人為主，法國相當開放及包容。如何見得？設計師方面，超級大牌：Chanel 總監 Karl Lagerfeld、德國人。Louis Vuitton 前總監 Marc Jacobs、美國人。John Galiano、Dior 前總監、英籍直布羅陀人。其它如 Lanvin、聖羅蘭、Chole... 皆為以色列人、意大利人、英國人。除 Jean-Paul Gaultier、Christian Lacroix、Agnes B、Sonia Rykiel 等才是法國人。模特兒方面，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產生至今名氣已達 Iconic 架勢堂超級名模五人：Linda、加拿大人。Cindy、美國人。Tatjana、德國人。Naomi、英國人及 Christy、美國人。隨後加入行列的 Claudia、德國人。Kate Moss、英國人。新一代名模多為東歐、俄國或巴西人；寥寥可數，前名模法國上一任第一夫人 Carla Bruni、法國籍然而意大利人，少女時代才學家搬到法國。時尚攝影師當中，還幸仍有一席為法國人，Patrick Demouliere，如果法國人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話，P.D. 總算為這個時裝界保留一片小片輝煌的光彩。一九七五年離開巴黎前往紐約發展，一九九三年法國 Le Hane 出生的攝影師，擁有製作五十年代華麗 Couture 攝影手法，內容簡潔，質感典雅，態度開通。自此與美國刊物的關係比較法國本土還要更深遠。事實上紐約擁有世上最多名師駐場的攝影棚，名家都以此為家，也因此將世上為數不多的名師駐場都留在紐約。稅務較低，生活文化多元化，各方面可能性都不因歐洲固有傳統而束縛，不過紐約缺乏歐洲城市混合傳統並前衛的文化氣質。Patrick D. 與 Conde Nast 旗下的 Glamour Mademoiselle 及 Vogue 合作無間。一九九二年 Harper's Bazaar 找來前英國 Vogue 總編 Liz Tibbits 到紐約上班，與 Vogue 總編、同為英國人兼舊同事 Anna Winour 越過大西洋彼岸再次比拚。Tibbits 急忙忙來多年拍檔 Patrick D. 簽下長約，也因此讓 Bazaar 在 Tibbits 因繼一九九九年逝世之前獲得銷量、素質及評價與 Vogue 叮嚀馬頭。

Tibbits 與 Patrick D. 以自由身重返 Vogue，然而作品也不時在 Bazaar、W... 等等鋒頭時時難誌出現。就是年前中國推出內地版 Vogue，創刊封面及其後多期封面特輯也請來對中國產生情結的法國首席名師操刀。年前在巴黎小皇宮博物館三百多幀照片中閒遊蕩，突然發現的不單止攝影技巧，最代表還是作品質最大不同在於鏡頭前顯現的眼神不單不收藏，更讓觀者直接接觸；就是最黑、最 Cool 的照片你也感受一番人間交往。